



# 我的兄弟姐妹(下)

有一种爱叫共同成长,兄弟姐妹是割不断的缘分,血浓于水。日复一日的嬉笑打闹中,两个孩子渐渐成为彼此的依靠,相互塑造。不论哥哥姐姐还是弟弟妹妹,都少了几分计较,多了包容体谅。他们一起学习,共同进步,在对方眼中看见更好的自己,也成为彼此心中的骄傲与榜样。



杨丽莉 绘

## 头挨着头的夜晚

和平区新星小学  
六年(4)班 徐玉莹

上周二放学,我和同校二年级的妹妹随着人流往外走,很快察觉到了她的异样。

平时放学,妹妹总像只小麻雀似的蹦蹦跳跳、有说不完的新鲜事,可现在却格外安静。她小小的肩膀背着大大的书包,一直低着头,连我跟她说话,也只是轻轻地“嗯”一声。

一进家门,妹妹破天荒地没有跑去拿零食,而是把书包往沙发上一扔,整个人趴到书桌前,对着一张写满字的A4纸唉声叹气。我凑近一看,纸的上方是她一笔一画工整写下的“广播稿”三个字。

“姐姐!”妹妹终于转过头,脸上写满了沮丧,“老师选我做红领巾广播员了……可我在课间练了好多次,读得还是干巴巴的,明天就要广播了……”话音未落,她的眼眶已经红了,眼泪几乎要掉下来。

我轻轻揉了揉她的头发,用鼓励的语气说:“这有什么难的?我帮你,我们一起练习,一定让你成为最棒的小广播员!”

晚饭后,书桌上的小台灯一直亮到了深夜。我拿出彩色记号笔,像个耐心的小老师,在稿纸上细细标注。“你看,‘亲爱的同学们’——‘亲爱的’这三个字要读得温暖一点,你可以用红笔画个爱心提醒自己。”遇到长句子,我用蓝笔画一道短竖线,“读到这里就悄悄换一口气,不用着急。”

平时连十分钟都坐不住的妹妹,这时却格外专注。她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点着稿子,小脑袋随着我的节奏一遍遍跟读。声音从最初像绷紧的琴弦般生硬平直,渐渐变得柔和,有了轻重起伏,宛如初春解冻的小溪,叮叮咚咚地流淌出悦耳的节奏。

第二天中午,广播时间快到了。我坐在自己的教室里,心却早已飞到了妹妹身边。当喇叭里传来试音的“喂喂”声时,我立刻屏住呼吸,竖起耳朵仔细聆听。

“尊敬的老师们,亲爱的同学们,大家中午好……”妹妹清澈而平稳的声音传来,像一颗颗圆润的珠子轻轻落在玉盘上。她准确地在我标注的地方停顿、换气,在画了爱心的词语上注入感情,声音里还带着一丝努力展现的、甜甜的笑意。

当我听到妹妹流畅地说出“我们明天再见”时,悬着的心终于落下,胸口被一股暖融融的骄傲填得满满的。这个昨晚还趴在书桌前、为无法给句子注入感情而发愁的小丫头,此刻她的声音正通过广播,清晰地传遍整个校园。

这声音里承载的,不只是纸上的字句,更是我们头挨着头、一遍遍练习的夜晚——原来,陪着妹妹一字一句地把紧张忐忑化为从容自信,就是我能给她最温暖也最有力量的陪伴!

指导教师:潘书霖

## 不温柔哥哥的温柔

河西区梅江天津小学五年(4)班 王俊博

上周五晚上,在外地读大学的哥哥回来了。

都说兄弟情深,可每次看小说和韩剧中那些温柔体贴的哥哥,再对比眼前这位,我心里不免凉了半截儿。

“快,把那罐薯片递给我!”哥哥头也不回,双手在键盘上飞快敲击。屏幕上刀光剑影,游戏特效的光映亮了他专注的脸。见他激战正酣,我默默把薯片递了过去。“帮我撕开!”他依旧目不转睛,键盘敲得噼啪作响。

“我是你的佣人吗?”我忍不住提高了音量。他却轻飘飘地回了一句:“不怕我告诉妈妈,你总偷玩手机?”我顿时泄了气,只好照做,心里满是不甘。

自从哥哥考上大学,妈妈总把他挂在嘴边,我不服气,暗下决心一定要超越他。于是,晨读的阳光见证着我的决心,深夜的灯光陪伴着我的倔强。可每次哥哥回家,不是吃饭就是打游戏,就更让我不服气了。

转天早晨洗漱后,我想去找哥哥要手机玩,却看到他蹲在客厅里。晨阳透过窗户,在他发梢镀上一层浅金色的光边——他正专注地摆弄着我的滑板,左手扶着板身,右手握着螺丝刀,小心地拧紧螺丝,额前的碎发随着

动作轻轻晃动。

“你在干什么?”我惊讶地问。哥哥瞪了我一眼:“小声点!你这滑板轮子松了都不知道修,上次不是摔了一跤吗?”声音带着晨起的沙哑,眼角还留着睡意。

我这才想起,上次跟哥哥视频时随口提过滑板不太灵活。他利落地换好轮子,又从书包里掏出新的防滑贴,包装纸在他指尖窸窣作响:“在学校旁边精品店买的,更防滑。”妈妈端着早餐走来,眼角含笑:“你哥熬夜看了修滑板的视频。”哥哥鼻尖微红,推了推我:“快去试试,等会儿我还得去买你念叨的草莓蛋糕呢。”

晚饭后,我主动凑到仍在玩游戏的哥哥旁边递上可乐:“谢谢啦!”他头也不抬地接过,却在我手心放了一颗草莓糖:“想打吗?可别像上次那样拖后腿。”

望着哥哥专注的侧脸,我忽然懂了:我们兄弟的情谊,或许没有太多温柔言语,却从不缺少温柔的举动:是深夜研究的修理视频,是晨光里拧紧的螺丝,是吵闹中不变的守护。正如手心里这颗草莓糖,他的温柔,总是甜得这般恰到好处!

指导教师:黄思天

## 哥哥教我守规矩

和平区新华南路小学四年(2)班 满思羽

上周五一大早,上初三的哥哥陪我去小区门口的早餐店买包子。

店里的队伍从柜台蜿蜒到门口,我们一点点往前挪,到了中间时,突然一个红色身影从我右侧挤了进来——是位穿红外套的阿姨,她侧着身子,很自然地插到我们前面,嘴里嘟囔着“来不及了”。

我心里一紧,话卡在喉咙里。这时,哥哥轻轻按住我肩膀,向前一步,声音温和却坚定:“阿姨,大家都在排队。”阿姨回头瞥了我们一眼,不耐烦地说:“我赶着上班,就两个包子,很快的。”周围有人看了过来,我轻轻拉了拉哥哥的衣角,手心有些冒汗。

“大家都上班,我们也上学啊。”哥哥的语气依然平稳,神色认真。他那固执的模样,忽然让我想起几天前一件事。

那天晚上,我有一道数学题怎么也解不出来,急得直跺脚。哥哥看完说思路不对,要我从头来。我求他:“告诉我答案吧,就这一次。”他却摇头,目光里没有丝毫退让:“不会就是不会,不能这样混过去。”一晚上,他耐着性子,一遍遍拆解题型,陪我把同类题型反复做了三四遍,直到我真正弄懂。

当时我觉得他真死板,可第二天老师提问时,我流利回答的那一刻,豁然开朗,顿时明白了哥哥的用意:有些事,真的不能“变通”。

此刻,哥哥对阿姨说:“您要是真着急,这个位置让给您,我们去后面重新排。”他眼神清澈而真诚,说着便拉起我往队尾走。

这个举动出乎那位阿姨的意料,她愣了一下,脸上闪过一丝错愕,突然上来拦住我们:“别别,小朋友……”她的语气软了下来,脸颊也有些泛红,“是我不对,我就去后面排。”

阿姨真的走向了队尾,还冲我们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也许是受到这一幕的感染,排在队尾的叔叔往后退了一步,对阿姨说:“你要真着急,就站我前面吧。”她连连摆手:“不用不用,该排队的。”

这个早晨的包子格外香,我一边吃着,一边看着身边表情平静的哥哥。我突然懂了,他的坚持里,藏着一种温柔的守护。就像他坚持要我弄懂每道数学题,就像他维护排队的秩序,他其实是在教我:有些规矩,守住了,人心才是暖的,世间也会更有序。

指导教师:张海滢

## 修好的不只是玩具

河北区育婴里小学三年(1)班 于珈茗

上周日黄昏,橘色夕阳洒满阳台,我正给绿萝浇水。

突然“嗡”的一声,哥哥的遥控飞机擦着绿萝叶飞过,螺旋桨带起的风轻轻拂过我的手背。我们不约而同地伸出手,“啪”地击掌。这清脆的声响,让我想起几天前藏在书桌后的秘密。

一辆红色遥控赛车是我的心头好,那天回到家,却看见它瘫在哥哥的书桌上:前轮歪斜,车身有划痕。哥哥攥着螺丝刀站在一旁,见我满脸通红。“我就是想试试它的性能……”他声音越来越小,带着愧疚。“我说过要小心碰它的!”我鼻子一酸,抱起损坏的赛车冲回房间,心里满是委屈。

接下来,我们形同陌路。可我发现,哥哥房里的灯总是亮到深夜,我好奇地从门缝里看见他正专注地摆弄着什么,可一敲门,里面就传来慌乱的收拾声。

第三天傍晚,哥哥迟疑地向我走来,右手背在身后,眼神里却透着骄傲。“给!”他塞到我手里的,竟是焕然一新的赛车!银色前轮闪闪发亮,车尾加了小巧的防摔轮,侧面添了几道蓝色条纹,比原来还要帅

气。“我让妈妈在网上买了零件。”他声音轻轻的,“看视频学会了改装。”我瞥见他拇指上贴着创可贴,手背还有几道红痕。“拆旧闹钟时划的,没事。”他慌忙把手藏到身后。

我掀开书桌后的布帘,只见里面堆满了各式螺丝、小工具,还有画得密密麻麻的修理图纸,橡皮擦痕迹反复修改着细节。原来深夜的灯光,都是他在偷偷为我修车。我心里最后那点委屈,瞬间化成了涌动的暖流!

没承才过两天,哥哥的遥控飞机就折断了螺旋桨。看他蹲在阳台发愁,我毫不犹豫地跑过去:“我们一起修!”我俩头碰头研究细节,找工具时手忙脚乱,剪胶带时粘住了手指……笑声在阳台上轻盈地飘荡。

此刻,修好的飞机在夕阳中欢快地盘旋,划出优美的弧线。哥哥的眼睛亮亮的,我们的手掌还留着击掌的余温。

原来,兄弟情谊从来不需要说出口,就藏在深夜不灭的灯光里,藏在焕然一新的玩具里,藏在我们不计前嫌的并肩里。

指导教师:陈曦钰

## 我为哥哥“画”节奏

和平区耀华小学四年(2)班 刘泓华

上周,六年级的哥哥站在学校才艺表演舞台上,指尖在葫芦丝音孔间起舞。

《月光下的凤尾竹》旋律流淌,那段曾让他屡屡受挫的快板如清泉般顺畅奏响,我在前排看见他眼里有星光闪烁。

两个月前,葫芦丝刚寄到家时,哥哥满眼都是期待。可没过几天,客厅传来“嘭”的闷响,葫芦丝被他摔在沙发上。“这段快板太难了!”他攥着皱巴巴的乐谱,像是要把它捏碎似的。

我正在窗边拼恐龙模型,看见哥哥懊恼地抓头发,立刻有了主意。我从房间里抱出个铁盒,里面是攒了好久的星星贴纸,还有他去年跑步夺冠时的照片。照片里他正冲向终点线,笑容灿烂。

“快看!”我把照片放在乐谱上,“你可是能跑第一的人呢。”略懂乐谱的我抓起彩笔,在乐谱上画了一排跑步小人:慢跑代表要吹得慢些,飞奔代表加快节奏。遇到特别复杂的一串音符,我画了只张着大嘴的恐龙,旁边写上“要像恐龙‘咚咚’走路”。哥哥凑过来看我的“杰作”,突然笑出声:“这画的什么呀?”“可是你看得懂,

对不对?”我理直气壮地说。

从那天起,我成了哥哥的“节奏小助手”。他练习时,我就坐在旁边认真听。当他手指在音孔间犹豫,我会轻声说:“这里的小人跑太快啦,要像我们晨跑那样匀速。”当他节奏不稳,我就用双手在膝盖上拍出最简单的“一二一”节奏。

遇到特别难的小节,我们一起想办法。我建议他把音符想象成奥特曼打小怪兽的连招。当他多次卡在同一个地方时,我举起那颗会发光的贴纸星星鼓励:“再试三次,如果都成功,这颗夜光星星就属于你啦。”

哥哥笑了,重新举起葫芦丝。渐渐地,破碎的音符开始像珠子一样被串起来。有时他会停下来问我:“刚才这里像不像小马跑步?”我就认真想想,然后说:“前半段像,后半段有点像小马被绊了一下。”我们的对话总是充满趣味。

掌声热烈响起,哥哥谢幕后朝我的方向挥手,舞台灯光映照在他手中的葫芦丝上,暖融融的,就像我俩互相陪伴的每一份温暖。

指导教师:刘璐

投稿邮箱

jwbxbiaoziouwen@126.com